

著名學文界世

悲慘世界

(原名孤星淚)

著
譯

俄
祥

敬

李
敬



悲慘世界

Les Misérables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一日

內政部註冊執照警字第七九三一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十	六	元	
原	著	者	V. Hugo.		
譯	述	者	李	敬	祥
發	行	者	應	啓	元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07

譯者底話

譯者對於本書原著的企慕，已經有六七年了，屢次想用點苦功把它翻譯出來，但終究沒有這一股勇氣；最近幾位朋友的慫恿，終於把它翻譯出來了。

當讀者翻開某本書時，總是懷着熱望，想把書內的事實，看個明白，但我想如能同時把該書的作者的生平事實表白一番，自然能使讀者對於該作品有更進一步更精確之認識，何況本書的原著人又是十九世紀文壇上的一顆燦爛的明星呢，所以我現在先把本書的原著人簡略地介紹幾句。

本書的原著人聶俄（Victor Hugo）生於一八〇一年二月廿六日法國的卑索根地方（Besancon, France）他是一位很偉大的詩人，戲劇家，又是一位很偉大的小說家。他的父親是拿破崙手下的一個軍官，因此聶俄在幼年時代，也就各處飄泊，行止無定。他到過阿爾卑和可錫加島，也到過瑞士、意大利和其他各國，後來他在巴黎的一個老牧師處唸書。聶俄所以能成爲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實在受到他幼年時各處飄泊所得的印象，和那位老牧師熱心傳授的影響不少。

他父親希望他能成爲一個軍人，但他卻醉心於文學。他少年時所做的詩，已是膾炙人口；十七歲時即已爲一個雜誌的重要撰稿者；二十歲時，他的詩歌集（Odes et Ballades）便出世了。

大約在這個時候，聶俄和他的好友復區小姐（Adèle Foucher）結婚的。

此後，他致力於新詩運動，並努力寫作劇本小說，他辦過學校，也上過舞臺。他達到他事業的最成功的階段，那時他還不到三十歲呢。

他主張民主，曾被任爲上議院議員，當拿破崙第三稱帝時，他曾逃亡出去，迨拿破崙第三敗後，他才回來。他生平最愛的是華麗的花和天真無垢的孩子。在一八八五年五月廿二日死於巴黎。

他的詩歌戲劇小說，寫得都很多，而尤其成功的，是他的詩歌，他實在是一個很偉大的歌者，即他的別的作品，也都充滿了詩的情趣。他的詩集有秋葉（*Les Feuilles d'Automne*）光和影（*Les Rayon et les Ombres*）和歷代傳說（*La Légende des Siècles*）等。他的劇本有路衣勃拉斯（*Ruy Blas*）歐那尼（*Hernani*）等，寫的都是很出色的戀愛故事。而他的劇本的成功，造成他一個浪漫主義的領袖。他的小說較著名的有巴黎的聖母堂（*Notre Dame de Paris*）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和九十三（*Quatrevingt treize*）等。

羣俄的悲慘世界開始於一八四八年，一八六二年方才出版，它底長成是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可見得他下筆時不是那樣草率從事的了。

悲慘世界的原著是一部八卷二千頁的巨著，它的結構偉大，筆力雄健，想像豐富，詞藻絢麗，實為十九世紀的文學珍品。上面已經說過，雨果的父親是一個軍人，羣俄在幼年又受過老牧師一番宗教的說禮，所以在他的腦筋裏，已深深地種下了法律和宗教的二顆種子。他主張民權，而又生長在十九世紀裏的一個黑暗混亂醜惡貧乏的社會裏，所以在本書裏，他把社會制度下所產生的種種罪惡，和他對於宗教的信仰說得非常確切明瞭。

本書開始敘述一個爲迫於飢餓，去偷了一塊麵包而被判十九年徒刑的尚萬近（*Jean Valjean*），被釋後，他又在一個老牧師家裏偷了一副銀具，後來他聽了老牧師一番恕宥和勸告的話，大受感動，便努力去做一個好人，他成了富人，做了市長。一天尚萬近在途中遇見一個被情人拋棄的被社會唾罵的貧乏堪憐的娼婦芳丁（*Fantine*），他收留了她，他要他幫忙去找他的被寄養在外面的女兒戈賽忒（*Coquette*），芳丁死時，尚萬近爲了替一個無辜的人辯白，便自首於法庭而入獄。他後來又越獄，從一個殘忍的店主手裏救了戈賽忒，他們又怎樣逃過那個執法無私的警署總監德威的手而匿居於安修道院內。戈賽忒長成了一個柔媚美麗的女郎，尚萬近便以她爲精神上唯一的安慰者。在本書的後半部，敘述一段關於戈賽忒和少年馬利（*Marius*）的戀愛史。尚萬近在革命軍的土堡裏救了馬利的性命，又促成了他們倆人的婚事，在他們成婚未久，尚萬近便在一個靜寂的晚上去世了。

這是本書事實的大概。在書內又寫了一段關於滑鐵盧的戰役，也是非常生動活潑的。在本書內，羅俄說明了畸形社會組織下的一個爲飢寒交迫而犯罪而被監禁的囚犯，後來拋去了他的現實生活而進入宗教世界。悲慘世界的成因是犯罪，但犯罪百分之一百是社會制度所造成的，法律不是人類最後的裁判，而須以宗教的力量去解決他感化他。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七日於嘉興。

目次

第一部 芳丁

第一章 主教

一 米李愛先生

二 主教的工作

三 舊議員之死

四 怪客

五 主教接待怪客

六 尙萬近

七 那個人醒了

八 小瑞衛

第二章 馬德倫

一 四對情侶

二 寄託即成斷送

三 馬德倫

四 墮落.....四五

五 耶穌拯救.....五〇

第三章 邪威.....五五

一 退息之始.....五五

二 辛撥來司媽媽.....六二

三 夜戰.....六二

四 到阿拉斯.....六四

五 回到孟特里去.....六七

六 晚上.....六九

第二部 戈賽忒.....七三

第一章 實踐諾言.....七三

一 「亞利雄」軍艦.....七三

二 尙萬近遇見戈賽忒.....七五

三 巧遇.....七七

四 旅店借宿.....七九

五 翌晨.....八四

第二章 在巴黎..... 八八

一 古博古屋..... 八八

二 逃遁..... 九〇

三 在園中..... 九二

四 女修道院裏的一個男人..... 九七

五 天真娘娘..... 一〇一

六 空的棺材..... 一〇二

七 埋葬墓穴..... 一〇五

八 福賄來凡的急智..... 一〇八

九 回到修道院裏..... 一一一

十 平安..... 一二

第三部 馬利..... 一二三

第一章 外祖和外孫..... 一二三

一 古博古屋的變遷..... 一二三

二 父和子..... 一二三

三 旁末雪的遺囑..... 一二四

四 馬利出走·····	一一五
-------------	-----

第二章 ABC 黨人·····	一一六
-----------------	-----

一 歷史上的英雄·····	一一六
---------------	-----

二 馬利的生活問題·····	一一六
----------------	-----

第三章 豔遇·····	一一七
-------------	-----

一 萊諾小姐和李柏倫先生·····	一一七
-------------------	-----

二 一個窮苦的女子·····	一一九
----------------	-----

三 隔室的景象·····	一二〇
--------------	-----

四 告發·····	一二二
-----------	-----

五 仇人相逢·····	一二三
-------------	-----

六 被捕·····	一二六
-----------	-----

七 葛眼·····	一三〇
-----------	-----

第四部 聖但業·····	一二二
--------------	-----

第一章 愛潘寧·····	一二三
--------------	-----

一 探訪·····	一三三
-----------	-----

二	出了修道院以後.....	一三四
三	「嘿你已經知道啦」.....	一三五
四	挫折.....	一三七
五	拒絕.....	一三九
第二章	他們走向何處.....	一四〇

一	遷居了.....	一四〇
二	古林酒店.....	一四一
三	愛潘寧之死.....	一四二
四	馬利的覆信.....	一四三
五	「這是一樁極自然的事」.....	一四四
六	英雄殉難.....	一四五

第五部	尙萬近.....	一四八
-----	----------	-----

第一章	受難.....	一四八
-----	---------	-----

一	注黑暗中.....	一四八
二	邪威之死.....	一五〇
三	外祖父.....	一五一

第二章 最後的一杯酣酒……………一五一

一 燦爛之夜……………一五一

二 洩漏了自己的祕密……………一五二

三 尙萬近之死……………一五三

第一部 芳丁

第一章 主教

一 米李愛先生

在一八一五年，沙兒來·弗郎沙·別福治·米李愛 (Charles-François-Bienvenu-Martin) 先生是笛涅 (Digne) 那個地方的主教。他是一個七十五歲的老年人；從一八〇六那年起，他就承任了這個主教的職位。

米李愛先生是一個議員的兒子。他父親因為要他承繼這個職位，所以在他十八歲或二十歲的時候，就爲他完了婚；這在當時議員們的家庭裏，原是一種極普通的習俗。米李愛先生雖然已經結過了婚，但仍爲人們極力的推崇着。他品貌生得很好，雖則身材瘦小了一點，然而風雅多姿，談笑生趣。他早年的時候，歡喜交際，和與婦人們厮混。當革命爆發的初期，他就逃到意大利。他那位患着長期肺病的愛妻，就死在意大利的。他們沒有兒女。他以後的遭遇便怎樣呢？臨吧！法國舊社會的崩潰，他家世的破落，一七九三年（註一）的慘劇——這些慘變在一般出亡在異國的人的心目中也許會更顯出得可怕——這種不幸的事，是否在他心靈中會激起他一種逃世和獨居的想念呢？一個人從生活上和產業上所受着的打擊，或能不爲所動，但有時遇有一種神祕而又可怕的刺激打落在心頭上，便能使這個人顛連痛苦。像他這樣一個天天沉醉在快樂和情網中的人，是否受過這一種刺激呢？沒有人能這樣說；我們所知道的，祇是從意大利歸來的時候，他已經變成一個教士了。

在一八〇四年，米李愛先生是勃李虐勒 (Brignolles) 的本堂牧師。那時候，他已是很老邁了；他便這樣的隱居着消磨他的歲月。

將近加冕禮的時候，爲了他教堂裏發生了一件小事——我已經忘卻是甚麼事了——便把他引到巴黎來。他應了他教區裏的一般屬民有所請求，也隨着一般大人物去晉謁紅衣主教非須（Boissier）。有一天，拿破崙皇帝來看他的舅父，我們這位莊嚴的教士，正等候在會客室裏，恰是在皇上所要經過的路上。皇上看見這個老者使用着好奇的眼光注視着他，轉過身來，突然地說：

——那個望着我的漢子是誰？

——陛下，米李愛先生說，你看一個漢子，我看一個偉人。彼此都值得吧！

當天晚上，皇帝便向紅衣主教問明了這個牧師的姓名。過了不久，米李愛先生忽然奉了被任爲笛涅主教的諭示，大爲驚異。

這些此外，關於米李愛先生初期生活裏被人所傳說着的軼事，究竟那幾件是真實的，便沒有人知道了。

當米李愛先生到笛涅的時候，有一個老姑娘陪伴着他；這位老姑娘便是巴笛絲丁小姐（*Melle Baptistine*），是他的妹妹，比他小十歲。他們的僕從，祇是一個和巴笛絲丁小姐同年的女僕，叫馬葛洛兒夫人（*Madame Magloire*）。她以前做過本堂教士的女僕，現在呢，她是小姐的侍者，又是主教的當家婦。一身兼着二種名銜。

巴笛絲丁小姐是個身材瘦長，臉色潔白，性格溫柔的人兒。她從沒有過青春的美，她的一生祇是不斷地參與着聖潔的工夫，使她的身體上顯出一種純潔的白光。到年老時，她便稱譽具有一種「仁慈的美」。她幼年的消瘦，到了年老的時候，便變成一種清靜皎潔的神態，如同天使。她是聖靈，笑止處女。她的軀體，像陰影一般，——含着一點點靈光的體質，——一雙秀長的眼，老是俯視着；她祇是一個神靈的寄體。

馬葛洛兒夫人是一個矮小肥胖，終日忙碌的老婦人，她老是喘着氣，一則因爲她的生性好動，再則因爲她是害着氣喘病的緣故。

米李愛先生到任以後，就住在他的主敎院裏，依照聖旨，分別尊卑。都審已定，合城的市民，都懷着好奇的心理，靜候着主

教視事。

笛涅的那座主教院，是和醫院連接着的。主教院是用石頭築成的一座高巍壯麗的屋子。在那裏面，一切都呈現着偉大的氣象，主教的住房，別室，寬闊的正廳，迴迴曲折的迴廊，園裏種着蔭幽蔥翠的樹木。那個醫院呢，卻是一所又湫隘又低陋，祇有一層的小樓房，有一個小小的園。

我們的主教到任三天之後，就去參觀這個醫院。參觀完畢的時候，他邀了那個院長一直到他家裏去。

——院長，他說，你醫院裏現在有多少病人呢？

——二十六個，我的主教。

——這恰和我剛才數過的一樣，那主教說：

——那些臥榻，院長又說，排得很擠的了。

——這我也注意到的。

——那些病室都祇是一些小房間，很難交換新鮮空氣的。

——我也正這樣覺得。

——並且在有陽光的時候，那園子對於那些病愈的人就覺得太小咧。

——我也這樣想。

——有甚辦法呢？我的主教，那院長說，我們總得要將就些。

這次的談話就是在底層有走廊的那個餐室裏。

主教沉默了一會，但忽然又轉過來向着院長說：

——先生，他說，你想這間房間可以安排多少牀呢？

——我主教的餐室麼？那個院長驚異地喊着說。

主教把這房間瞻視了一遍，好像在那裏估量似的。

——這裏足容二十隻牀，他自言自語地說，隨後又提高着嗓子——你瞧吧院長，這裏面明明有一個錯誤，你們醫院裏五六間小房子有二十六個人，我們這裏祇有三個人，然而卻有六十個人的地位。這裏面顯然有一個錯誤，我對你說。我去住你的屋子，你來住我的。你把我住的房子留給我吧。這裏便是你的住所。

第二天，那二十六個病人安居在主教的院裏，主教卻搬到醫院裏去了。

米李愛先生並無財產，因為他的家已經在革命的時候敗落了。政府給這位主教一萬五千法郎的薪俸。在他搬到醫院裏去的那天，他就把全部款子作為慈善事業，自己祇留下了一千個法郎。

他這樣的分配，巴笛絲丁小姐是用一種絕對服從的態度接受了。米李愛先生是她的哥哥，也是她的主教，是她血統上的朋友，也是她宗教中的上司。她愛他，十分地尊敬他。當他說話的時候，她留心聽着；當他做事的時候，她盡力合作。祇有馬葛洛兒夫人，有時有些嘈囂。但幸而有馬葛洛兒夫人極端的節儉和巴笛絲丁小姐能幹的治理，所以鎮上有教士來到笛涅的時候，主教還可以勉強招待一下。

照例主教們在他們的佈告和公函上面，都要寫着他們受洗的名字。本區人民由於一種熱忱和愛戴的本能，在許多主教的姓名裏，選上一個有意義的名字，他們就稱他做別福治主教（註二）我們也就這樣的稱呼他。他也很歡喜這個名稱，他說：我歡喜這個名字，因為別福治三個字可以代替主教二個字。

那位主教先生時常出外巡視。笛涅區原是個貧瘠的處所。山地多，平原少，幾乎連道路都沒有，那位主教先生卻一處一處地巡視遍了。

當他巡視的時候，他總是仁慈可親的閒談的時候多，佈道的時候少。他從不講那些高深莫測的理論和榜樣。他老是這樣，嚴厲地誠摯地談論着；缺少實例的時候，他就杜撰些寓言給他們聽，少用語彙，多引比喻，用以襯托出他的靈敏，這正是耶穌基督的口才，能自信，又能折服人。

(註一) 一七九三年，是法國革命鬧得最凶的那一年。

(註二) 別福治是歡迎的意思。

二 主教的工作

笛涅地方發生了一件慘案。一個人因為犯了殺人罪而被判決了死刑。這個犯人，稍為受過一點教育，略有一點知識的，他做過商場裏的賣技人，有時替人家寫寫書信。合城的市民對於這次的審判，是非常的關心。在那囚犯受刑的前夕，監牢裏的神父病了。受刑的人在他生命最後的一刻，應該有一個神父伴着他。有人去找一個牧師。那牧師好像不肯去，他說道：「這事與我無關。」那個苦役和賣技的人與我全沒相干；我也有病，而且那區地方也不是我的職務。有人把這個答覆回報到主教那裏去了，他說：「這位神父是有理的。那並不是他的職務，卻是我的。」

於是主教立刻跑到那個賣技人的監牢裏去，他叫他的名字，握着他的手，和他談話。他整天地陪伴着他；寢食全忘了，他為囚犯的靈魂祝禱上帝，並且囑咐囚犯皈依上帝。他把最簡單最善的真理說給他聽。他就是父兄、朋友；他是主教，為他祝福。他把一切都教給了他，使他得到安慰。這個人本來要在悲痛中死去的，從前死對於他像是一個深坑，站立在這個駭人的崖邊，他祇有向後退了。他還沒有完全麻木。他所受的判決，是一種刺心的打擊，他以前所見到的祇是黑暗。那個主教卻指給他一線的光明。

第二天，當他們來提這個犯人的時候，主教也在監牢裏。他跟着他走，他披上紫披肩，頸間懸着神聖的十字架，和那個案子緊縛着的臨刑人並肩立着。

主教和他一同上車，又一同上斷頭臺。那個受刑的人在前一夕還是那樣驚魂落魄似的，現在卻舒泰起來。他覺得他的靈魂得救了，他信從了上帝。當那把刀正要落下的時候，主教緊抱着他，對他說：「被人們所殺死的人，上帝使他復活；被人們驅逐了的人，尋得着天父。告禱，信仰，進入真真的生命裏去！天父就在前面啊！他走下斷頭臺來的時候，他目光裏顯耀着一

種力，叫衆人見了縮退。他面色慘白，神宇鎮靜，人們也不知道那一樣是最能使人尊敬的。他回到他自己戲稱爲「他的官廳」的陋室裏面；他對他妹妹說：我已行過了主教的大典。

那囚犯處決的第二天和許多天以後，主教對於那個可怕而深刻的印象，還是時刻縈繞在腦際。臨死時候那種鎮靜的神態，現在已經沒有了；他平時回想他一切行爲的時候，總帶着一種愉快的滿意，這次他好像是在譴責自己了。有時候，他一個人低聲地吟着悲慘的獨語：有一天晚上，他的妹妹聽見了便記將下來——我從前不信他是這樣可怕的。這是一種錯誤：專注意到上帝的法律，而不顧到人的法律。死祇屬於上帝的人，有甚麼權柄干涉到這件未知的東西呢？

此後，這些印象隨着時間的久遠也漸漸地模糊起來了，或竟消失了。但是有一件使人可注意的事，就是那個主教從此以後不再經過這個刑場了。

無論甚麼時候，在病人和臨死的人的牀頭總可以叫得着米李愛先生。他知道這便是他最大的責任和最大的工作。婦孺和孤女的家裏不必去請他，他自己會來的。他有時在失了愛妻的男人和失了孩子的婦女旁邊相對默坐了幾個鐘頭。他既懂得沉默的時刻，也就懂得說話的時刻。可欽羨的慰人啊！他不想用遺忘去消除痛苦，但用希望去稱榮牠。他說——「小心，你是怎樣的對於死者的懷念，不要老是在那種過去的事物上面着想。看穩，你可以在穹蒼極目處看見你所愛的死者生光。」他知道信仰是能庇護人的心身，他指着基督，去安慰失望的人，示以仰望星光的慘痛去變換俯視墳穴的慘痛。

他的住屋是一座祇有一層的樓房；樓上三間，樓下三間，最上層還有一間屋頂閣。在房子的後面有一個佔有四分之一畝大的園子。那兩個婦人住在樓上，主教住在樓下。那第一間朝着街的是他的餐室，第二間是臥室，第三間是祈禱室。從祈禱室裏出來，必須經過臥室，從臥室裏出來，又必須經過餐室。在祈禱室的一頭還有一間廂房，可以容一個牀，平時開着的作爲客室之用。那些教士們因事務或需要來到箇渾的時候，主教先生就把這個牀讓給他們住宿。

沒有比那個主教臥室裏的陳設更簡單的了。一扇窗，其實也就是一扇門，開出去就是園子，正對着他的牀；兩扇門，一扇靠近壁爐，通到祈禱室，一扇靠近書櫥，通餐室；那個大玻璃書櫥裝滿了書籍，在壁爐上面，掛着一隻鍍了銀光的銅十字架，釘